四書湖南講

中庸詁

中庸子思所作

錢塘葛寅亮著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論性學與天合。所重在誠。故功夫屬於慎獨焉。天命者。上天之生人。猶命令使之也。性者。心之所稟生。即人靈覺之心也。性雖自有。而受生於天。借言天之命令。爲人之稟性。以見天人之合一。其相關最切也。率性者。直達其性。不假思勉也。道猶路然。率性乃人所通行。天下合轍者。是之謂道。脩道者。脩治其道。不與性參差也。敎以迪人。脩道乃用功方法。垂訓萬世者。是之謂敎。○鄭註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孔疏曰。天本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若天之賦命。遣使之然。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關通性命。猶如道路。關通於人。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性不易率。而道有可脩。故直接道也者。須爲等待。臾爲延緩。道率於性。無少間之可舍離也。隨反言可離非道以可嘆之。是故君子。承上言學者用功之法。戒慎似有外防意。不睹處其念或外馳。故於此戒慎以防其散念。恐懼似有內惕意。不聞處其念或內情。故於此恐懼以惕其昏念。然其實總指下文未發之中。亦總以提常惺之一念也。隱微即不睹不聞。獨即隱微。隱者視之不見。而實形天下之形。更無見於此者。故爲莫見。微者索之無朕。而實發天下之聲。更無顯於此者。故爲莫顯。故君子慎其獨者。承莫見莫顯。申明其所以戒懼之故也。凡此皆論脩道之功夫者。○孔疏曰。莫無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屬情。而未發則返於性。因性無可指。姑借情以還之也。此性體虛圓而不落邊際。乃謂之中。發者。遇感以發。而中節則以中爲限度。更無過不及之差也。此其用與未發之中。諧和而不相拂戾。乃謂之和。惟中。則不着一物而無物不包。如極大根本。含無窮之生意。是爲天下之大本也。惟和。則不忤一物而無物不通。如直達道路。關無微之周行。是爲天下之達道也。凡此皆論率性之本體者。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本達道。原以天地萬物爲量。無所不包。致中和者。復申前戒慎恐懼。推滿其量。以趣位育意耳。天地之淸寧爲位。萬物之生長爲育。中和既致。則人性與天命相通。而轉捩造化。位焉育焉。

全卷

皆吾性之分內事也。中和本隱微。而位育乃顯見。彼此相合。則率教復性。而天命之在我者。始為克全矣。

○鄭註曰。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右第首章　首章統論中庸之旨。為全書總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此引仲尼之辨中庸。以見命名之旨。要從慎獨中所率判者。中者。不偏不倚。即未發之中。庸者。時常用之。即中節之和。君子中庸。謂君子能實體此中庸。小人反中庸。謂小人雖自認為中庸。而實與相反。時中者。能於不睹不聞戒懼須臾不離夫中者。無忌憚者。自信當下現成。不加戒懼。絕無所忌憚者。其人真是君子。而又時時此中。此

爲君子之中庸也。其人真是小人。而又無所忌憚。此爲小人之中庸也。蓋發誠僞之辨。以爲中庸定宗旨者。○鄭註曰。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

右第二章 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大旨是遡止中庸之命名。從知行强歸能於聖者。以標示脩道立教之準的。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承上極贊中庸。而難其能之之人。中庸其至者。潜於不睹不聞。通於無聲無臭。而極至無加也。凡民非過即不及。而知行難以兼到。故嘆其鮮能之久。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道之不行。謂識其不行之故。歸於知之不恰當。知者騖隱僻而過於知。愚者囿淺近而不及知。無以牖其行也。知道之不明。謂識其不明之故。歸於行之不恰當。賢者騁怪異而過於行。不肖者安固陋而不及行。無以證其知也。知愚賢不肖。俱身在道中而不能知道。乃借其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以爲寓言。總皆爲民之鮮能。尤知重於知。以起夫不行者耳。

右第三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承上不明故不行來。嘆道其不行。乃以起下舜之知者。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舜其大知者。其知廣大而

無涯際也。舜不以知自居。故好問於人。所問不以淺近爲可忽。故好察邇言。隱謂默消其所言之惡。揚謂發明其所言之善。兩端謂善中各有過不及之盡處提執之以折中。此中原從民間之邇言得。即用其中之在於民者。其斯以爲舜乎者。惟其察邇用民。無處非中。無人非知。乃以爲舜。而非自知者之可及耳。此以見舜之知。方契乎中。而行之所蹤躡也。○鄭註曰邇。近也。兩端。過與不及也。斯。此也。孔疏曰端。謂頭緒

右第四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承上不行故不明來。自知而罟擭陷阱之莫避。與下徒擇自知以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乃以趣下回之守者。

○孔疏曰罟網也擭謂柞㮂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朱註曰辟與避同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之為人能用仰鑽瞻忽之功以求道是為擇中庸恭提之篤恍然道體現前是為得一善既擇即繼以執奉持於心胸之間而加意保任為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以見回之守方得乎中而知所歸趨也○註疏曰拳拳奉持之貌膺謂胸膺

右第五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承上能擇不能守來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皆以為可者舉極難之事而

能之。以形中庸之不可能。謂其擇之旣難。守之尤難不可易能也。此節重於守。以起下夫子所論之强者。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强有南方北方而强三等。而各云與者。疑辭以令其審處耳。寬柔以設教。不報復無道之來。是堅持忍力過於渾厚。故以爲南方之强而君子居之。衽席乎金革。至死亦不厭苦。是堅持氣力。過於激發。故以爲北方之强而强者居之。故君子。承上風氣之

偏。而歸重於而強者。挽情歸性之謂矯。勢責能防之謂塞。和而不流。謂處人能和諧。而又不至於流蕩。是其強能矯易流之情者。中立而不倚。謂特己能處中以立。而又不至於倚傍。是其強能矯易倚之情者。國有道不變塞。謂境順可誘。而堤防守之不易。是能矯易變於所順者。國無道至死不變、謂境逆可攝。而堤防守之更堅。是能矯易變於所逆者。故皆以強哉矯贊之。此以見夫子所論之強。方允執乎中。而於擇守為不虛也。○孔疏曰。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衽。卧席也。金。謂軍戎器械也。

右第六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承上知行之過不及而歸其能於聖者。素隱行怪謂本素通乎天命。純是幽隱而所行畸乎人事。更以怪異。其獨到之神理。自不可假設。故後世必有宗述焉。此則有上達而無下學。不可以經世。吾弗爲之矣。叛道不同方也。遵道而行。謂遵循其道以力行。矜持太過。道及其半。不復能前進。故半途而廢止。此則有下學而無上達。不可以達天。吾弗能已矣者。學期深造也。若君子依乎中庸。乃身與道渾合爲一而不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世與我相違遯。絕無人知我所蘊。而終不悔悶。此則雖不睹不聞之學。合無聲無臭之天。中庸之不可能者方能。故謂惟聖者能之。此正與君子中庸相應。爲會道立教之的者也。○鄭註曰。廢猶罷止也。

右第七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此論費中察隱。以發莫見乎隱之義。凡言君子之道。皆指中庸。費而隱者。斯道非專於隱。乃無物不有。繁費而實幽隱者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乃率性爲道之露見處。此言道之費。無不可約沾者。及其至。謂精微之極。雖以聖人之生知安行。亦有不知不能。天地之大。人猶有以乖沴之缺陷爲憾。此言道之隱。無可盡究竟者。故君子語大者。道不獨大。費以言乎其大而巨包無外。故天下莫能出其外。

而載焉。語小者，道不獨小，隱以言乎其小而微入無朕，故天下莫能入其中而破焉。○註疏曰：聖人有所不知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也。憾，恨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詩大雅旱麓之篇。飛躍皆知能之呈露處。鳶飛至天，言道昭察於上；魚躍在淵，言道昭察於下。就鳶魚之飛躍，語夫婦之知能，亦足以見道者。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謂君子造作端倪，只在夫婦之與知與能，而費中露隱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消充類之盡，則與知與能，即達於無聲無臭，可昭察乎天地，而隱者悉顯也。此形於夫婦之費處得發，而自於天地之隱處無障，其即費即隱，一以貫之者耳。○鄭註曰：察猶著也。孔疏曰：造端乎夫婦，言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

右第八章　自第八章至十一章大旨是發明莫見乎隱借夫婦之知能指點率性爲道之端倪而不遠人反身皆自界邇以造端夫婦者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承上造端夫婦而約歸於人道不遠人言道體即在人身也遠人之不可爲道反言以決之耳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詩豳風伐柯之篇謂執柯伐木以爲柯彼柯法則即不遠於此柯然所執與所伐睨目視之稍覺兩物之相遠以形道與人之無兩者故君子以人治人者即以人之道還治人之

身。改而止者、夫其不如人處。即止而無以復加。中心之謂忠、如心之謂恕。忠恕乃不違人之心。自合乎不違人之道。故違道不遠、如人施諸己而心有不願、則亦推此心而勿施於人。此正中解夫忠恕也。○孔疏曰、柯、斧柄也。則、法也。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忠者、內盡其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諸、於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之道四、即忠恕之道。又中解不欲勿施者、丘未能一

焉。其心不以自滿也。所求乎子臣弟友。乃責望之言。即以此事君父兄友而未能。乃反躬之行。庸德之行者。倫常之德。行之務使足也。庸言之謹者。倫常之言。謹之。不使有餘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則行德之心益力。有餘不敢盡。則謹言之心益至。謹之至。則言能照顧其行。行之力。則行能照顧其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贊其人品莫不篤實。以示願學之意。而道不遠人惟此為實體之也。〇註疏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

右第九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承上道不遠人而更約歸於身。故從素位惟到反身處。本質不染之謂素。現在所居之謂位。君子惟質素其位以行。不願望其位以外之事也。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值。各有本分之素。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所素。各有當下之行。此所入之境雖多。而現在即爲已有。能行即爲實益。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以上欺下爲陵。以下攀上爲援。行素而自得。則正已。不願外而無陵援。則不求於人。無怨者。自無失望之憾、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俯仰俱適。正無怨之極也。○註疏曰、援、謂牽持之也。尤、過也。責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謂所居求取自縣。常在便易。以俟夫天命。是鼎為得算者。小人行險以徼幸、謂所行于奪難測。常在危險。以徼其幸獲。是鼎為失算者。引夫子之言。謂射似君子。而失諸懸的之正鵠。惟反求其不正之身。乃為居易之君子作印證。特指出身字。以見素位不願外。要莫切於其身耳。○鄭註曰、易、猶平安也。險、謂傾危。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鳥名也。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

右第十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承上高遠指天地，卑邇指夫婦。譬如行遠者之必自邇，登高者之必自卑，謂其造端之處不可越也。詩小雅棠棣之篇。宜爾室家，很兄弟和樂來。樂爾妻帑，很妻子好合來。夫子讀詩而嘆父母之順。因其一家俱和樂，想像父母之亦然。矣乎，是猜度之詞。此俱言卑邇以證自字，乃結前造端夫婦之言者也。〇註疏曰，辟音譬。自，從也。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相好之甚也。帑，音奴。子孫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此論鬼神體物，以發天命謂性，即莫顯乎微之義。鬼神，是造化之靈

爲人天之司命者。爲德。是其情狀。其盛矣乎。贊其廣大充滿之極也。視之無形而弗見。聽之無聲而弗聞。然能終始乎物。隱在體察。是爲體物而不可遺漏。此言爲德之盛。見天命謂性之非虛者。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使爲設使天下之人不拘何等人。潔淨無染之謂齊。精詳不昏之謂明。正其衣冠之謂盛服。以承祭祀者。借祭祀一端。試以此對越驗鬼神之果若何。洋洋。流動充滿之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於以吾心之神。合天地之神。處處若爲之降臨也。詩。大雅抑之篇。言神之來格。不可測度。況可厭射。見鬼神之實有。以爲體物如在之證。○鄭註曰。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辭之助。朱註曰。射。詩作斁。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夫微之顯。謂鬼神不見聞。原極其微。而洋洋如在。能之夫顯者。誠指齊明。不可揜指顯。誠之不可揜蔽。乃如此夫。淺歎此誠能微者使顯。而人性與天命之相通。端係之此耳。

右第十二章　自十二章至十五章。大旨是發明莫顯乎微。借鬼神之如在。狀出天命謂性之靈爽。而感通係於誠。即是慎獨。若大孝達孝及爲政。皆一誠之所貫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承上誠不可揜。而以大孝之格天推明之。舜其大孝者。其德與尊富饗保諸福。皆極其隆盛。備百順以致之親也。○孔疏曰。子孫保之。言承保祭祀。周時陳國。是舜之後。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故大德乃獨孳德爲主而祿位名壽各各言其必得推本惟德爲能致福而可必焉故天之生物又推本於天因材質以篤厚而栽植者滋培傾側者顛覆惟天爲能予奪之不爽者○鄭注曰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栽猶植也培益也覆敗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詩大雅假樂之篇可嘉可樂之君子指成王憲憲者法則令者淑善民者庶民人者仕人安其身爲保助其行爲佑洊注無已爲申天道難知故以詩爲證於是承以大德者必受命謂天所命之性既盡則天所命之福亦歸而受命爲天子此必字乃應前數必字斷乎其不爽者舜之以德致尊富饗保洵非虛耳

○鄭註曰。保。安也。佑。助也。孔䟽曰。按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

右第十三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承上誠不可揜。而以達孝之感神推明之。文王之無憂。爲聖父子作述之盛。而父作仍歸重子述。爲下文達孝張本故。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

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武王纘先緒而有天下。稱尊富饗保之隆。以述其親。周公成先德而追王上祀。及喪祭達臣民之普。以逮其下。皆子述事。此只重在達祀禮。而不重在有天下也。○鄭註曰。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尚書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未。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

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周達孝。承前祀禮達乎臣民。而稱其孝之通達無閒者。善繼善述。即就所制祭禮。爲能體貼先人之志願與行事。而通達之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

也春秋。舉祭祀之時。脩其祖廟。而陳宗器設衣薦食。皆祭中所設供之儀物。宗廟之禮序昭穆。而序爵序事旅酬燕毛。皆祭中所際列之臣子。對越之謂位。駿奔之謂禮。舞蹈之謂樂。踐之行之奏之。乃臨祭時一一舉行者。先人以分言爲所尊。以情言爲所親。初沒爲死。既葬爲亡。而能致乎敬愛。如生如存。皆就祭時感格若此。故爲孝之極至。惟至乃能達耳。○鄭註曰脩謂埽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朱註曰。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酬。導飲也。註疏曰。旅。衆也。旅酬下爲上。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下賤而得有事。是其榮也。燕。燕祭畢而燕也。齒。亦年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社因論祀禮而併及之。單言上帝者，統於所尊。以見非尋常百神之祀。乃至尊無對之上帝也。宗廟言先者，見非新亡考妣之祀。乃極遠難接之先人也。明乎郊社禘嘗之禮義。是能窺其精意。直與天地鬼神相貽格。而隱微者可使顯見。將顯見如民物。自無不明。故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見武周所制祀禮之精。眞能子道。而貽其親以無憂也。○朱註曰。郊祭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右第十四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承上誠不可揜。而以三達德五達道九經。皆責於一誠以推廣之。文武乃昭代之君。其政載在方策可考。非如前代之無徵者。爲君能如文武。即是其人存。則其政之在方策者。自可舉起。此爲全章之綱領也。人亡政息。决言無人之不可耳。人道乃君之有道者。其速於舉政。猶地理之速於生樹。

且如樹中之蒲葦。其生尤爲最易。故爲政在人者。即指上人存之人。謂人之關於政至切也。取人以身者。取法其人。在以吾身。即以文武之人勉其君也。脩身以道者。謂古今通行之道。即下達道也。脩道以仁者。謂萬物一體之仁。即下達德也。此道與仁。皆以脩身者。生理之仁。即生身之仁。故謂仁者人也。而人爲親所生。當以親親爲大。仁之處置合宜爲義。故謂義者宜也。而義繇賢者出。當以尊賢爲大。仁之秩序有章爲禮。故以親親之降殺。尊賢之差等。爲禮所繇生。此義與禮。皆以輔仁者。故君子總承上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親親。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本於天。而天道即人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人字一例。皆是人身之人。總皆以脩身而爲人存計者也。○鄭註曰。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朱註曰。敏。速也。蒲盧。蒲葦也。

天下之

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以五達道詳發前脩身以道。以三達德。詳發前脩道以

仁。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爲擧世共繇之倫。故爲天下之達道。知仁勇三者。爲盡人同得之性。故爲天下之達德。仁中別出知勇。皆以成仁者。所以行之者一。暗指下文誠字。爲三與五分析多端。故云一以統貫之耳。不思而得之謂生。假借研磨之謂學。刻苦參提之謂困。三者同一知之。則同一見性。故謂及其知之一也。不勉而中之謂安。嗜慕若渴之謂利。竭歷求前之謂勉強。三者同一行之。則同一證性。故謂及其成功一也。好學卽指學困之功。近知則復其知之德矣。力行卽指利勉之功。近仁則復其仁之德矣。知恥卽指知之誠功之未一爲恥。近勇則復其勇之德矣。斯德更無有不達者。知斯三者。則以達德行達道。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取人以身。故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人存政擧。故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皆發明達德。卽是人存。以起下政擧者也。○朱註曰。子曰二字衍文。

凡爲天下國

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以九經詳發前政舉。九經先言其目。謂治具之當畢張。而不可有缺也。次言其效。謂程功之可立奏。而非徒勞罔益也。次言其事。謂各有當盡之實行。而非可僥倖望治也。所以行之者一。亦暗指夫誠。又爲九經分析多端。故云一以統貫之耳。○朱註曰。經。常也。體謂設身以處其地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蓋大臣不當親細事者。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承上行之者一。而以前定推本於誠。凡事卽達德達道九經之屬。豫則前定而植立。不豫則不前定而廢弛。緩急有序爲不跲。展布有方爲不困。內省常慊爲不疚。取之逢源爲不窮。言事行道。就凡事之言。皆必前定之有益。以見不可不豫也。在下位借爲臣者以形爲君。必獲上方能委任成功而民治。必信友方能同心共濟而獲上。必順親方能孫親逆疏而信友。必誠身方能至誠感格而順親。必明善方能悟後起脩而誠身。不前定乎彼。必不能取效乎此。以豫立之道遞推之。至於誠爲極則焉。善亦是誠。真心之粹然者卽爲善。是明亦所以明其誠者耳。○註疏。跲躓也。謂行倒躓也。困乏也。疚病也。獲得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承上誠字。而詳論求誠之學。誠指眞心。渾全此心爲誠者。天命之本然。原物與無妄。故爲天之道。以示能誠之的也。實踐此心爲誠之者。人性之本然。原無容作僞。故爲人之道。以示求誠之功也。誠者不待勉強而中。不待思索而得。從容以中夫

道。爲上達天德之聖人。乃釋天之道也。誠之者研精研究。以擇乎善。而拳拳服膺以固執之。乃釋人之道也。前知天知人。正明此誠者與誠之者之緣繇耳。下文乃尊論擇善固執。考古證今爲傳學。詢師質友爲審問。攝心入微爲愼思。研幾必確爲明辨。敦厚其行。不淬不替爲篤行。此五者弗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學問思辨行。皆弗輕措。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務百倍其功以求能。而不憚夫勤苦者。果能此道矣。考其實能此。已千已百。是爲擇善而好學近乎知。故雖愚必明。固執而知耻近乎勇。故雖柔必強。若力行近仁。即以明強攝之矣。此方是知之成功而一方是脩身。通章雖因問政論及政擧。而所歸重實在人存也。○孔疏曰。措。置也。

右第十五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以誠證性而闡未發之中明即教之復其性者也自誠明者真心具足而靈知隨啓是從本體入手謂之性即天命謂性之意也自明誠者靈知既啓而真心乃具是從功夫入手謂之教即脩道謂教之意也真心與靈知原無兩體故誠則明明則誠性教之入手雖殊而還源則一耳

右第十六章

自十六章至二十一章大旨是將誠闡未發之中乃分疏性教極狀誠之微於天地萬物而究歸於穆不顯是爲致中和以位育尤於中爲握要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承上性來故稱至誠天下至誠謂不思勉而中道真心無一毫虧欠也性體原包天地萬物而爲私意所虧真心完滿之極則性體亦隨之完滿故爲能盡其性一盡其性則人性即我性而至誠感人故能盡人之性物性即人性而至誠動物故能盡物之性天命即人物與我之性而中和位育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生地成至誠燮理而三才相爲鼎立故可以與天地相參矣此皆性體隨真心以俱盡而無毫髮之爽者也○鄭註曰贊助也

右第十七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承上教來故舜其次。言致曲者未及乎至誠。當於真心委曲之處推致之也。曲既直窮到底則直乃畢達無餘。故此曲便能有誠。誠則真心已復而充積之妙。有不容已者。形謂發中以達外。著謂發微以及顯。明謂發表以徹裡。動者。誠之能動物。變者。人之能去其偽。化者。彼我渾合於一誠。此皆相因而馴致矣。至誠即前能盡性而參贊者。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見其次之至於化。亦與至誠無異也。

右第十八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承上章來故亦稱至誠可以前知謂其必懇到之極而虛定起慧自能察顯於微也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蓍龜之卜筮四體之容止皆兆之先動而可預察者禍福將至所作之善與不善俱有必先知之者人不能知而至誠獨於將至知之也惟鬼神能前知禍福而至誠亦然故至誠如神○孔疏曰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妖孽謂凶惡之萌兆妖猶傷也傷甚曰孽按左傳地反物為妖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朱註曰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一

右第十九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承上教來故稱誠者言誠者乃直指真心此真心毫無假借本我自有得此方不至虧損自己而完成其爲人故爲自成而道本上真心以爲行此乃自己切實造履故爲自道再言誠者重提此真心非獨自己凡物皆然真心若散則物死凝聚則物生是爲物之終始若非此真心則形無所麗不誠即無物矣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者自成自道終物始物皆莫外此真心尙當珍重而弗失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三言誠者更提此真心非獨自成便止乃即所以成物成已則於自成自道之體無所虧歉故以爲仁成物則於終物始物之理無所障礙故以爲知仁知即此真心之隨在異名皆性之德也性統於同則

仁亦能及物。知亦能成已。合外內之道也。時而成已時而成物。而仁知隨其所用。無乎不可。故時措之宜也。章內三提誠者。可哮此真心至切矣。

右第二十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承上性來。故又稱至誠。言無息者。蓋誠者造至時措咸宜。則誠極其至。能須臾不離而絕無間息也。不息則日漸積累而至於久。久則日

漸感動而至於微。自微以後。皆指眞心之存神過化處。此於古今上下。無處不貫。乃相因以必至者。博厚載物。謂其心能體於萬物之下。而承載之。高明覆物謂其心能運於萬物之上。而覆冒之。悠久成物。謂其心能貞於物之終始。而成就之。載物有如地。故其博厚配地。覆物有如天。故其高明配天。成物有如天地之悠久。故其悠久無疆。如此者永上配天地。不表見而自然章顯。不聳動而自然變化。無作爲而自然成就。眞心之感通。其神妙如此。○鄭註曰。徵。猶效驗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

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論天地之道。乃借以形至誠者。一言可盡。卽下爲物不貳。是造化之樞紐。亦卽指誠也。惟不貳。則其神化如環無端。故其生物不可測識。廣極坤輿爲博。深入重泉爲厚。上際九天爲高。光被四表爲明。時行有漸爲悠。歷筭無窮爲久。此指天地爲物。言其神化之彌漫也。天自昭昭以及無窮。則有日月星辰萬物。地自撮土以及廣大。則有華嶽河海萬物。天地中之山水。自卷石以及廣大。則有草木禽獸寶藏。自一勺以及不測。則有黿鼉蛟龍魚鱉貨財。此指天地生物。言其庶類之繁殖也。○朱註曰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蓋舉全體而言詩疏曰振收也卷猶區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篇穆即聲前不測謂其超於聲臭而降鑒之不已蓋曰是推明詩旨所以爲天者於穆之不已乃其爲天之樞紐處也不顯即證前不見不動無爲謂其泯於睹聞而爲德之純一所以爲文者不顯之純德乃其爲文之樞紐處也既無夾雜自無止息故謂純亦不已此文德之同天以應博至誠配天地雖在博厚高明悠久而所以然者只此穆與不顯耳(一)朱註曰於音烏歎辭乎音呼純純一不雜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以禮證誠而闡中節之和聖人乃崇禮之至者發育萬物即指前覆物載物峻極于天即指前高明配天的以性言優優充裕之意禮儀者經禮有三百威儀者曲禮有三千乃因性而制禮者也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人即聖人必待之而禮乃行苟不至德是非其人至道不凝則禮不凝聚於我矣故君子以下論以德凝道之功尊德性者所得天命之本體戒懼以尊之也道問學者所精擇執之功夫率繇以道之也總一德性而以無

物不載言爲廣大則推致之以無物不覆言爲高明則充極之以本來夙具言爲故則溫繹之皆尊之之目總一學問而以克勤小物言爲精微則窮盡之以周旋悉中言爲中庸則率循之以耳目未經言爲新則知識之皆道之之目敦厚以崇禮者總攝上文敦篤乎德性之原以崇尚夫三百三千之禮焉○鄭註日道猶由也溫讀如燖溫之溫朱註曰凝聚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敦加厚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歷言其崇禮居上則不爲自用之驕爲下則不爲自專之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起乎人國無道其默足以見容於世詩大雅烝民之篇見理爲明察事爲哲其此之謂與者詩之明哲以保身正此上下治亂咸協於禮之謂與證

之有稗於性又如此。

右第二十二章 自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大旨是將禮關中節之和。即從中內抽出之者。守禮制禮。皆所以崇禮而衍和之義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承上崇禮者當安於守禮。引夫子言愚而好自用。是無德。賤而好自專。是無位。生今而反復乎古。是無職。此必為王法所糾。庶民所議。故烖及其身。三項雖平。至非天子。則獨以位之不在律之。禮。即三百三千之禮。度。謂多寡隆殺之度。文。謂聲

音裁籍之文。今天下。又獨以時之見從驗之。執謂車轍跡。卽度之一端。書。卽文之字法。倫。卽禮之等大。此時位之有無分。分。而實可互見者。○朱註曰。反。復也。裁。古災字。鄭註曰。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有位無德應愚。固不敢作禮樂。有德無位應賤。亦不敢作禮樂。是無位與無德等。夫子嘗說夏學殷而仍從今用之周禮。又應反古。是無時與無德等。可見有德而不兼時位。斷不可不守乎禮也。

右第二十三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承上崇禮者當慎於制禮。三重。指德位時。王天下有此三者並重。無一敢忽。方能免於自用自專反古之失。故以寡過嘆許之。上焉者。是無時。下焉者。是無位。雖善而有德。然無徵不尊。則無以取信而得民之從。是德亦不可專恃者。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此制禮時之詳審。君子之道。即指禮。本諸

身既有其德徵諸庶民又有時位三重俱已完全復以所徵推廣之考諸三王而不謬謂因革與之相參考訂不相差謬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風氣隨其所宜建立不相違悖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百神於我呵護質證無所疑貳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損益百世可知預俟不至猶惑也知天者信天之屬意於我鬼神雖幽即天之教靈者故可質知人者信人之歸心於我後聖雖遠即人之將來者故可俟鬼神後聖最難知乃獨釋之○孔疏曰謬亂也悖逆也質正也朱註曰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是故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

有譽於天下者也此制禮後之道行。動即制禮。而政事爲行。號令爲言。後世爲遠。目前爲近。皆我之所欲者。道即踐禮。而效之爲法。準之爲則。想慕爲有望。鼓舞爲不厭。皆民之所信從者。詩周頌振鷺之篇。謂在彼無憎惡。在此無厭射。庶幾蚤夜之間。以永終其聲譽。如此。指前徵諸庶民。而天地鬼神前王後聖之相合。蚤有譽。指前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不如此。則不能有譽。故斷其未有。以見徵信之不可少。而制禮者。德與時位。兩當均重也。〇孔疏曰。有望。思慕之深也。不厭。人愛之無已也。

右第二十四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此論誠德兼備，見中和之不容有岐者。祖述堯舜者，執中之傳，蘊乎中庸，是來爲宗祖述之。憲章文武者，周禮之學，從乎今用，是尊爲憲典而章明之。天時有陰陽之愆伏，律則調之，如律呂，而上律其化。水土有風氣之異宜，襲則體之，如重衣，而下宜其俗。於帝王天地，能合併包羅，而無一理之滲漏。是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就中能循環運旋，而無一理之參差。是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孔疏曰：憲，法也；章，明也。鄭註曰：幬亦覆也。朱註曰：錯猶迭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天地間有萬物，而道寓焉。萬物並育，謂各得其氣以爲生，而不相侵害。以彼此初無假借也。道並行，謂各率其性以致動，而不相悖戾，以應感初無窒礙也。小德，是流行之造

化。即指禮而為中節之和者。川流。則如川之流。而浸貫無遺。分其道以賦物焉。大德。是主宰之造化。即指誠而為未發之中者。敦化。則敦厚其化。而醞釀不匱。合其道以藏用焉。惟大德兼乎小德。乃大不至棄積小亦不至滲漏。而共成其大。故謂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正應轉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仲尼之取辟於天地。有躍然矣。

右第二十五章 自二十五章至二十七章。大旨是論誠與禮合德。小德以至至聖發之。即是禮。大德以至至誠發之。即是誠。而究至彼此相知處。總見中和之原自合一耳。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承上小德以覆論夫禮故稱至聖聰者不徹於耳明者不徹於目睿者不思能通微知者識能遍物此皆用之於照臨者寬者不欲隘裕者不急迫溫者不慘烈柔者不暴厲此皆用之於包容者發者不委靡強者不挫折剛者不柔脆毅者不倒息此皆用之於執持者齊則無汚染莊則無褻狎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此皆用之於恭敬者文則無粗率理則無錯亂密則無疎漏察則無混淆此皆用之於辨別者有臨與容執敬別各有多種以給付故俱謂其足以也○朱註曰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萃泉德而包括極其廣。是爲溥博停蓄極其深。是爲淵泉。隨時所值以出之。正言小德之川流也。其溥博如乎極廣之天。淵泉如乎極深之淵。贊其預備之盛。見之於容貌。而民莫不敬仰。言之於詔誥。而民莫不信向。行之於政事。而民莫不悅服。贊其臨出之盛。聲名即從敬信悅來。自盈滿中國。以及蠻貊。至於舟車人力天覆地載日月霜露所到之處。凡有血氣者。皆知敬信悅。即是莫不尊親。至聖感通之廣。同於至誠之高明配天。因言故曰配天以應之川流之小德。其盛亦至於此。

右第二十六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承上大德。以覆論夫誠故稱至誠。天下之大經即五品之達道。心真則能條分爲經。縷合爲綸。而經綸之。天下之大本。即未發之中。心真則能不昏不紊而植立之。天地之化育。即生物之不測處。心真則能其知如神。而知契之。夫焉有所倚者。凡此皆真心中渾然全具。初不倚藉於思慮者也。○朱註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心與大經大本化育。合成一體。懇到之極。故爲肫肫其仁。又擬其停蓄。則淵淵乎其爲淵。而極其深。又擬其包括。則浩浩乎其爲天。而極其廣。多方以狀其難盡

正言大德之敦化也。固聰明聖知，謂智德之完固。即指前至聖。天德，謂不倚之合德於天。即前至誠。至聖非達乎此，則與至誠之天淵終隔，故謂孰能知之。敦化之大德。其妙更至於此。○鄭註曰，肫肫，懇誠貌也。孔疏曰，固，堅固也。

右第二十七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歷歷引詩，乃以證首章之義而抽繹之。詩，衛風碩人之篇。言內衣文錦，外加尚以緇絅，惡其

文之著者。以錦爲文。而不欲其著見於外也。君子從隱微處着力。故爲闇然。而不若小人之的然。從顯見處徵驗。故爲日章。而不若小人之日亡。本淡泊而不至爲無味之厭。本簡質而有美在其中之文。本温和而有歡懽各辨之理。此闇然中妙處。如錦之藏於絅內者。遠方爲遠。民俗爲風。皆即指顯。切身爲近。起念爲自。皆即指微。知其微顯之相因。則得乎機關之從入。故可與入德矣。以微徵顯。從以絅覆錦看來。此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相誘而重釋其義者。○鄭註曰。襌爲絅。淡其味似薄也。自謂所從來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小雅正

月之篇。言魚潛淵。雖隱伏矣。亦甚爲昭著易見。君子內省不疚。謂向內省察之無病。是人之所不見從潛伏看來。無惡於志。謂自無愧惡於已志。是人之所不可及。從孔昭看來。詩。大雅抑之篇。言相視在爾室內。庶幾不愧於暗處之屋漏。君子不動不言。謂不待言動之露。從屋漏看來。敬信。謂自常敬信於心。從不愧看來。此即發乎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重爲抽繹者耳。○鄭註曰。孔甚也。昭明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非有人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商頌烈祖之篇。言奏進感格時。主祭者無有言說。助祭者皆靡爭競。君子不賞不怒。謂在上不事賞罰之加。從無言看來。民勸民威。謂於民自得勸懲

之遠。從旁爭看來。詩。周頌烈文之篇。言不顯著者惟德。百辟諸侯。其刑法之。君子篤恭謂天子敦篤其恭敬。從不顯惟德看來。天下平。謂舉世咸化於平康。從百辟刑之看來。此即證乎天地位萬物育。而重爲推擇者耳。○朱註曰。奏進也。假格同。戚畏也。鈇莝所刀也。鉞斧也。鄭註曰。辟君也。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設言上帝懷念文王之明德。能不大其音與形色。夫子言聲色可聞可見。不大猶未盡也。於以化民。止爲末務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易舉。其輕如毛。然毛猶有倫類。非可擬乎其德。此重重駁入者。詩大雅文王之篇。言上天之載事。無有聲音。無有臭氣。至矣者。謂天載爲顯。無聲臭

爲微而顯微互融。方能以人合天。斯爲極至也。此與天命謂性。中庸具至相相證。而表又重相爲者。膚類引伸。告以諷味首章不盡之餘旨。○鄭註曰。輶。輕也。言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倫。猶比也。載。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孔疏曰。載爲事。

右第末章

末章歷引詩辭。以作總結。

中庸論誠篇

此與湖南講內相同

中庸全書。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者真心之謂總是發明此真心。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即誠者天之道也。率性之道。脩道之教。發而中節之和。即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真心藏於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極於位天地育萬物莫見莫顯。顯見即在隱微中。故其工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也。惟獨慎則中和

致。而位育兼舉之矣。首章已括盡大旨。後乃詳發之。蓋中庸之名。創自仲尼。而有君子小人真僞之辨。專在獨處之慎肆。如僞中庸。固爲斯道大蠹。即同在道中。而無奈中庸之至。知行稍有過不及。便爲賢智愚不肖之不明行。必如舜之知。回之守。夫子所論之強。庶不爲素隱之逃。遵道之廢。而爲依中庸之聖人。方是脩道謂教之的也。蓋道不徒隱。乃費而隱者。又以費狀乎莫見。天地聖人之有憾不盡。而愚夫愚婦。反可與知與能。正是率性謂道處。故察乎天地者。即造端於夫婦。不遠人以爲道。而歸於忠恕。不願外以爲行。而歸於反身。皆是造端夫婦。而自邇自卑者。然高遠寧外是哉。高遠莫如鬼神。乃主宰造化之上帝。不見不聞。人不能知。而默體乎物。不能有遺。亦正天命謂性處。舉凡天下之人。即愚夫愚婦。一念齋明。便鬼神洋洋如在。可見高遠不出此邇卑中。彼素隱有違者。止知有隱。遺却夫婦之知能。是與天爲徒而畸乎

人道道半途者止知有鬼道原鬼神之體物是鬼人為徒而喻于天而就知中庸之道借質可以通隱引微即以達鬼就思大思婦以探知能是窺隙光而知有室炉也夫知能之一隙以察天地格鬼神是擊石火而使之燎原也即微即斷即斷即微其圓如環其落如珠而雖空就有皆屬達現故重括前義而云夫微之顯此只是真心貫通吃緊在於一誠而密義未易輕淺至此方為揭破若千重黑隙與以日月光明六合入荒洞然入目鬼神天地窈然現前向道者可以心開懷疑者為之膽破大有驚嘆之意故亦藏之不可掩如此夫此則不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涵為功夫要着也惟誠不可掩於是大孝可以格天達孝可以參帝饗親只達道三達德九經而總歸於行之者一一者何也曰誠非誠之本體原與天合而不可有為誠之功夫實在人為而不容稍委非本體無以印功夫非功夫無以完本體故發天道人道性教

之旨而歸諸誠明明誠之合一自後盡性之參贊致
曲之動發於知之如神自成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
之盛天地無非形容此無貞心卷之不盈一握放之
則彌六合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俱在於此無處不
是其跡見而其實乃不見不動無爲復歸於於密之
命不顯之德則仍不出乎隱微中者此誠乃未發之
中而發之中節即爲禮不得有所少有天地萬物之
彌漫即有三千三百之品節必脩德凝道以崇禮方
能明哲保身有德而無時位則守禮有德而乘時作
則制禮以禮乃誠中之作用不可徧廢而兼體之者
惟仲尼後以帝王天地爲法程分之爲小德之川流
則有臨與容執敬別之時出合之爲大德之敦化則
大經大本化育之無倚而結之以行不因聰明聖智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顯見之禮又合於隱微之
誠而中和庶不至兩岐斯爲天人合德中庸乃有完
諸也本章歷歷引詩乃咏嘆前文示錦尚絅即前與

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孔昭不愧屋漏即前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無言靡爭百辟刑之即前致中和而位
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前天命之性借證詩辭而
抽繹其義總以結一書之旨者要之天命爲學問源
頭。故首言天命謂性。中言體物爲神。言於穆天命。末
言天載無聲臭。處處點出以作主張。微顯爲天人關
竅。故首言莫顯乎微。中言費而隱。言夫微之顯。末言
知微之顯。處處點出以作樞紐。而究實不外於真心
只是一誠。故首言慎獨。言未發之中。即是誠字之意。
心言誠不可掩。言反身不誠。遂詳發此誠字。錄帶及
於禮。而合之達天德。終以誠爲究竟焉。中間又推本
於明善者。乃爲見地不圓。全體終隔。真心一假。因爲
小人之中庸。真心一偏。亦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求其顯微無間。天人交徹。即以此真心照之。是爲明
善。又與大學之明明德相合。蓋誠與明原無兩體。而
明即所以明其誠。中庸之與大學。雖異而實同者歟。